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游魂關

詩曰：斗柄看看又向東，寶榮枉自逞英風。金吒設智開周業，徹地多謀弄女紅。

總為浮雲遮曉日，故教殺氣鎖崆峒。須知王霸終歸主，枉使生靈泣路窮。

話說袁洪上了「山河社稷圖」，如四象變化有無窮之妙，思山即山，思水即水，想前即前，想後即後，袁洪不覺現了原身。忽然一陣香風撲鼻，異樣甜美，這猴兒爬上樹去一望，見一株桃樹，綠葉森森，兩邊搖蕩，下墜一枝紅滴滴的仙桃，顏色鮮潤，嬌嫩可愛。白猿看見，不覺忻羨，遂攀枝穿葉，摘取仙桃下來，聞一聞，撲鼻馨香，心中大喜，一口吞而食之。方纔倚松靠石而坐，未及片時，忽然見楊戩仗劍而來。白猿欲待起身，竟不能起。不知食了此桃，將腰墜下，早被楊戩一把抓住頭皮，用縛妖索纏住，收了「山河社稷圖」，望正南謝了女媧娘娘，將白猿拎著，逕回周營而來。有詩單讚女媧娘娘授楊戩祕法，伏梅山七怪，詩曰：

悟道投師在玉泉，祕傳九轉妙中玄。離龍坎虎分南北，地戶天門列後先。

變化無端還變化，乾坤顛倒合乾坤。女媧祕授真奇異，任你精靈骨已穿。

話說楊戩擒白猿至轅門，軍政官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楊戩等令。」子牙命：「令來。」楊戩來至中軍，見子牙，曰：「弟子追趕白猿至梅山，仰仗女媧娘娘祕授一術，已將白猿擒至轅門，請元帥發落。」子牙大喜，命：「將白猿拿來見我。」少時，楊戩將白猿擁至中軍帳。子牙觀之，見是一箇白猿，乃曰：「似此惡怪，害人無厭，情殊痛恨！」令：「推出斬之！」眾將把白猿擁至轅門，楊戩將白猿一刀，只見猴頭落下地來，他頸上無血，有一道青氣衝出，頸子裏長出一朵白蓮花來；只見花一放一收，又是一箇猴頭。楊戩連誅數刀，一樣如此，忙來報與子牙。子牙急出營來看，果然如此。子牙曰：「這猿猴既能採天地之靈氣，便會煉日月之精華，故有此變化耳。這也無難……」忙令左右排香案於中，子牙取出一箇紅葫蘆，放在香几之上，方揭開葫蘆蓋，只見裏面昇出一道白線，光高三丈有餘。子牙打一躬：「請寶貝現身！」須臾間，有一物現於其上，長七寸五分，有眉，有眼，眼中射出兩道白光，將白猿釘住身形。子牙又打一躬：「請法寶轉身！」那寶物在空中，將身轉有兩三轉，只見白猿頭已落地，鮮血滿流。眾皆駭然。有詩讚之，詩曰：

此寶崑崙陸壓傳，祕藏玄理合先天。誅妖殺怪無窮妙，一助周朝八百年。

話說子牙斬了白猿，收了法寶，眾門人問曰：「如何此寶能治此巨怪也？」子牙對眾人道：「此寶乃在破萬仙陣時，蒙陸壓老師傳授與我，言後有用他處，今日果然。大抵此寶乃用寶鐵修煉，採日月精華，奪天地秀氣，顛倒五行，至工夫圓滿，如黃芽白雪，結成此寶，名曰『飛刀』。此物有眉，有眼，眼裏有兩道白光，能釘人仙妖魅泥九宮的元神，縱有變化，不能逃走。那白光頂上如風輪轉一般，只一二轉，其頭自然落地。前次斬余元即此寶也。」眾人無不驚歎：「乃武王之洪福，故有此寶來剋治之耳。」

不言子牙斬了白猿，且說殷破敗、雷開敗回朝歌，面見紂王，備言：「梅山七怪化成人形，與周兵屢戰，俱被陸續誅滅，復現原形，大失朝廷體面，全軍覆沒；臣等只得逃回。今天下諸侯齊集孟津，旌旗蔽日，殺氣籠罩數百里。望陛下早安社稷為重，不可令諸侯一至城下，那時救解遲矣。」紂王著忙，急急設朝，問兩班文武曰：「今周兵猖獗，如何救解？」眾官鉗口不言。有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：「今陛下速行旨意，張掛朝歌四門：如能破得周兵，能斬將奪旗者，官居一品。古云：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』況魯仁傑才兼文武，令彼調圍營人馬，訓練精銳，以待敵軍，嚴備守城之具，堅守勿戰，以老其師。今諸侯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一不與戰，以待彼糧盡，彼不戰自走；乘其亂以破之，天下諸侯雖眾，未有不敗者也，此為上策。」紂王曰：「卿言甚善。」隨傳旨忘，張掛各門，一面令魯仁傑操練士卒，修理攻守之具。不表。

且說金吒、木吒別了子牙，兄弟二人在路商議。金吒曰：「我二人奉姜元帥將令來救東伯侯姜文煥進關，若與寶榮大戰，恐不利也。我和你且假扮道者，詐進游魂關反去協助寶榮，於中用事，使彼不疑；然後裏應外合，一陣成功，何為不美。」木吒曰：「長兄言得甚善。」二人吩咐使命：「領人馬先去報知姜文煥，我弟兄二人隨後就來。」使命領人馬去訖。金、木二吒隨借土遁，落在關內，逕至帥府前，金吒曰：「門上的，傳與你元帥得知，海外有煉氣士求見。」門官不敢隱諱，急至殿前啟曰：「府外有二道者，口稱海外之士，要見老爺。」寶榮聽說，傳令：「請來。」二人逕至簷前，打稽首曰：「老將軍，貧道稽首了。」寶榮曰：「道者請了。今道者此來，有何見諭？」金吒曰：「貧道二人乃東海蓬萊島煉氣散人孫德、徐仁是也。方纔我兄弟偶爾閑遊湖海，從此經過，因見姜文煥欲進此關，往孟津會合天下諸侯，以伐當今天子；此是姜尚大逆不道，以惶惑之言挑釁天下諸侯，致生民塗炭，海宇騰沸。此天下之叛臣，人人得而誅之者也。我弟兄昨觀乾象，湯氣正旺，姜尚等徒苦生靈耳。吾弟兄願出一臂之力，助將軍先擒姜文煥，解往朝歌；然後以得勝之兵，掩諸侯之後，出其不意，彼前後受敵，一戰乃成擒耳。正所謂『迅雷不及掩耳』，此誠不世之功也。但貧道出家之人，本不當以兵戈為事，因偶然不平，故向將軍道之，幸毋以方外術士之言見諂可也。乞將軍思之。」寶榮聽罷，沉吟不語。傍有副將姚忠厲聲大呼曰：「主將切不可信此術士之言！姜尚門下方士甚多，是非何足以辨？前日聞報，孟津有六百諸侯協助姬發。今見主將阻住來兵，不能會合孟津，姜尚故將此二人假作雲遊之士，詐投麾下，為裏應外合之計。主將不可不察，毋得輕信，以墮其計。」金吒聽罷，大笑不止，回首謂木吒曰：「道友，不出你之所料。」金吒復向寶榮曰：「此位將軍之言甚是。此時龍蛇混雜，是非莫辨，安知我輩不是姜尚之所使耳？在將軍不得不疑。但不知貧道此來，雖是雲遊，其中尚有原故。吾師叔在萬仙陣死於姜尚之手，屢欲報此恨，為獨木難支，不能向前；今此來特假將軍之兵，上為朝廷立功，下以報天倫私怨，中為將軍效一臂之勞，豈有他心。既將軍有猜疑之念，貧道又何必在此瑣瑣也！但剖明我等一點血誠，自當告退。」道罷，抽身就走，撫掌大笑而出。寶榮聽罷金吒之言，見如此光景，乃沉思曰：「天下該多少道者伐西岐，姜尚門下雖多，海外高人不少，豈得恰好這兩箇就是姜尚門人？況我關內之兵將甚多，若只是這兩箇，也做不得甚麼事，如何反疑惑他？據吾看他意思，是箇有道之士，況且來意至誠，不可錯過。」忙令軍政官趕去：「速請道者回來！」正是：

武王洪福摧無道，故令金吒建大功。

話說軍政官趕上金、木二吒，大呼曰：「二位師父，我老爺有請！」金吒回頭，看見有人來請，對使者正色言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實鑒我心。我將天下諸侯之首送與你家老爺，你老爺反辭而不受，卻信偏將之疑，使我蒙不智之恥，如今我斷不回去！」軍政官苦苦堅執不放，言曰：「師父若不回去，我也不敢去見老爺。」木吒曰：「道兄，寶將軍既來請俺回去，看他怎樣待我們。若重我等，我們就替他行事；如不重我等，我們再來不遲。」金吒方勉強應允。二人回至府前，軍政官先進府通報。寶榮命：「快請來！」二人進府，復見寶榮，寶榮忙降階迎接，慰之曰：「不才與師父素無一面，況兵戈在境，關防難稽，在不才副將不得不疑。只不才見識淺薄，不能立決，多有得罪於長者，幸毋過責，不勝頂戴！今姜尚聚兵孟津，人心搖撼；姜文煥在城下，日夜攻打，不識將何計可解天下之倒懸，擒其渠魁，殄其黨羽，令萬姓安堵，望老師明以教我，不才無不聽命。」金吒曰：「據貧道愚見：今姜尚拒敵孟津，雖有諸侯數百，不過烏合之眾，人各一心，久自離散；只姜文煥兵臨城下，不可以力戰，當以計擒之。其協從諸侯，不戰而自走也。然後以得勝之師，掩孟津之後，姜尚雖能，安得豫為之計哉。彼所恃者天下諸侯，而眾諸侯一聞姜文煥東路被擒，挫其鋒銳，彼眾人自然解體；乘其離而戰之，此萬全之功也。」寶榮聞言大喜，慌忙請坐，命左右排酒上來。金、木二吒曰：「貧道持齋，並不用酒食。」隨在殿前蒲團而坐。寶榮亦不敢強。一夕晚景已過。次日，寶榮陞殿，聚眾將議事，忽報：「東伯侯遣將搦戰。」寶榮對金、木二吒曰：「今日東伯侯在城下搦戰，不識二位師父作何計以破之？」金吒曰：「貧道既來，今日先出去見一陣，看其何如，然後以計擒之。」道罷，忙起身提劍在手，對寶榮曰：「借老將軍縲綁手隨吾壓陣，好去拿人。」寶榮聽罷大喜，忙傳令：「擺隊伍，吾自去壓陣。」關內砲聲響亮，三軍吶喊，開放關門，一對旗搖，金吒提劍而來。怎見得，正是：

竇榮錯認三山客，咫尺遊魂關屬周。

話說金吒出關，見東伯侯「旗門」腳下一員大將，金甲，紅袍，走馬軍前，大呼曰：「來此道者，先試吾利刃也！」金吒曰：「爾是何人？早通名來。」來將答曰：「吾乃東伯侯麾下總兵官馬兆是也。道者何人？」金吒曰：「貧道是東海散人孫德。因見成湯旺氣正盛，天下諸侯無故造反，吾偶閑遊東土，見姜文煥屢戰多年，眾生塗炭，吾心不忍，特發慈悲，擒拿渠魁，殄滅群虜，以救眾生。汝等知命，可倒戈納降，尚能待爾等以不死；如若半字含糊，叫你立成齏粉！」言罷，縱步綽劍來取馬兆。馬兆手中刀急架來迎。怎見金吒與馬兆一場大戰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紛紛戈甲向金城，文煥專征正未平。不是金吒施妙策，遊魂安得渡東兵。

話說金吒大戰馬兆，步馬相交，有三二□合，金吒祭起遁龍椿，一聲響，將馬兆遁住。竇榮揮動戈，一齊衝殺。東兵力戰不住，大敗而走。金吒命左右將馬兆拿下，與竇榮掌得勝鼓進關。竇榮陞殿坐下，金吒坐在一旁。竇榮令左右：「將馬兆推來。」眾軍士把馬兆擁至殿前，馬兆立而不跪。竇榮喝曰：「匹夫！既被吾擒，如何尚自抗禮？」馬兆大怒，罵曰：「吾被妖道邪術遭擒，豈肯屈膝於你無名鼠輩耶！一死何足惜，當速正典刑，不必多說。」竇榮喝令：「推出斬之！」金吒曰：「不可。待吾擒了姜文煥，一齊解送朝歌，以法歸朝廷，足見老將軍不世之功，非虛冒之績，豈不美哉！」竇榮見金吒如此手段，說話有理，便倚為心腹，隨傳令：「將馬兆囚在府內。」不表。

且說東伯侯姜文煥聞報，金吒將馬兆拿去，姜文煥大喜：「進關只在咫尺耳！」次日，姜文煥布開大隊，擺列三軍，鼓聲大振，殺氣迷空，來關下搦戰。哨馬報入關中，竇榮忙問金、木二吒曰：「二位老師，姜文煥親自臨陣，將何計以擒之，則功勞不小。」金、木二吒慨然應曰：「貧道此來，單為將軍早定東兵，不負俺弟兄下山一場。」隨即提劍在手，出關來迎敵。只見東伯侯姜文煥一馬當先，左右分大小眾將。怎生打扮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頂上盔，攢六瓣；黃金甲，鎖子絆；大紅袍，團龍貫；護心鏡，精光煥；白玉帶，玲花獻；勒甲條，飄紅焰；虎眼鞭，龍尾半；方楞鋼，寶鐵燬；胭脂馬，毛如彪；斬將刀，如飛電。千戰千贏東伯侯，文煥姓姜千古讚。

話說金、木二吒大呼曰：「反臣慢來！」姜文煥曰：「妖道通名！」金吒答曰：「吾乃東海散人孫德、徐仁是也。爾等不守臣節，妄生事端，欺君反叛，戕害生靈，是自取覆宗滅嗣之禍；可速倒戈，免使後悔。」姜文煥大罵曰：「潑道無知，仗妖術擒吾大將，今又巧言惑眾，這番拿你，定碎屍以泄馬兆之恨！」催開馬，使手中刀，飛來直取。金吒手中劍劈面交還。步馬相交，有七八回合，姜文煥撥馬便走。金、木二吒隨後趕來。約有一射之地，金吒對東伯侯曰：「今夜二更，賢侯可引兵殺至關下，吾等乘機獻關便了。」姜文煥謝畢，掛下鋼刀，回馬一箭射來。金、木二吒把手中劍望上一挑，將箭撥落在地。金吒大罵曰：「奸賊！敢暗射吾一箭也！吾且暫回，明日定拿你以報一箭之恨！」金、木二吒回關，來見竇榮。竇榮問曰：「老師為何不用寶貝伏之？」金吒答曰：「貧道方欲祭此寶，不意那匹夫撥馬就走；貧道趕去擒之，反被他射了一箭。待貧道明日以法擒之。」三人正在殿上講議，忽後邊報：「夫人上殿。」金、木二吒見一女將上殿，忙向前打稽首。夫人問竇榮曰：「此二位道者何來？」竇榮曰：「此二位道長乃東海散人孫德、徐仁是也；今特來助吾共破姜文煥。前日臨陣，擒獲馬兆；待明日用法寶擒獲姜文煥等，以得勝之師，掩襲姜尚之後，此長驅莫禦之策，成不世之功也。」夫人笑曰：「老將軍，事不可不慮，謀不可不周，不可以一朝之言傾心相信。倘事生不測，急切難防，其禍不小。望將軍當慎重其事。古云：『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』願將軍詳察。」金、木二吒曰：「竇將軍在上：夫人之疑，大似有理。我二人又何必在此多生一番枝節耶，即此告辭。」金、木二吒言畢，轉身就走。竇榮扯住金、木二吒曰：「老師休怪。我夫人雖係女流，亦善能用兵，頗知兵法。他不知老師實心為紂，乃以方士目之，恐其中有詐耳。老師幸毋嗔怪，容不才陪罪。俟破敵之日，不才自有重報。」金吒正色言曰：「貧道一點為紂真心，惟天地可表。今夫人相疑，吾弟兄若飄然而去，又難禁老將軍一段熱心相待，只等明日擒了姜文煥，方知吾等一段血誠。——只恐夫人難與貧道相見耳。」夫人不覺慚謝而退。竇榮與金吒議曰：「不知明日老師將何法擒此反臣，以釋群疑，以暢眾懷？」金吒曰：「明日會兵，當祭吾法寶，自然立擒姜文煥耳。文煥被擒，餘黨必然瓦解。然後往孟津會兵，以擒姜子牙，可解諸侯之兵也。」竇榮聽說大喜，回內室安息。金、木二吒靜坐殿上。將至二更，只聽得關外砲聲大振，喊殺連天，金鼓大作，殺至關下，架砲攻打。有中軍官入府，擊雲板，急報竇榮。竇榮忙出殿，聚眾將上關，有夫人徹地娘子披掛提刀而出。金吒對竇榮曰：「今姜文煥恃勇，乘夜提兵攻城，出我等之不意。我等不若將計就計，齊出掩殺，待貧道用法寶擒之，可以一陣成功，早早奏捷。夫人可與吾道弟謹守城池，毋使他虞。」夫人聽罷，滿口應允：「道者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我與此位守關；你與此位出敵。我自料理城上，乘此晝夜，可以成功也。」正是：

文煥攻關歸呂望，金吒設計滅成湯。

話說竇榮聽金吒之言，整點眾將士，方欲出關，有夫人又言曰：「晝夜交兵，須要謹慎，毋得貪戰，務要見機，不得落他圈套。將軍謹記，謹記！」——看官：這是徹地夫人留心防關，恐二位道者有變，故此叮嚀囑付耳。——金吒見夫人言語真切，乃以目送情與木吒。木吒已解其意，只在隨機應變而已，亦以目兩相關會，隨同徹地夫人在關上駐筭防衛。只見竇榮開關，把人馬衝出，竇榮在旗門腳下見姜文煥滾至軍前，竇榮大喝曰：「反臣！今日合該休矣！」姜文煥也不答話，仗手中刀直取竇榮。竇榮以手中刀赴面交還。二馬相交，雙刀併舉。怎見得，有詩讚之，詩曰：

殺氣騰騰燭九天，將軍血戰苦相煎。扶王碧血垂千古，為國丹心勒萬年。文煥歸周扶帝業，竇榮盡節喪黃泉。誰知運際風雲會，八百昌期兆已先。

話說竇榮揮動眾將，兩軍混戰，只殺得天愁地暗，鬼哭神嚎，刀鎗響亮，斧劍齊鳴，喊殺之聲振地，燈籠火把如同白晝，人馬兇勇似海沸江翻。

且言金吒縱步，在軍中混戰，觀見東伯侯帶領二百鎮諸侯圍將上來，金吒急祭起遁龍椿，一聲響，先將竇榮遁住。不知老將軍性命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